

异国少女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YIGUO SHAONU
SHAONU DE TIANKONG
CONGSHU

异国少女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责 任 编 辑 郑 春 华
责 任 校 对 石 铃 凤
责任技术编辑 火正宇
美 术 编 辑 王 俭

异 国 少 女
毛 尖等 整理
周 合 插图 王 俭装帧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安西路1538号)

邮政编码 200052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群众印刷厂照排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光辉装订厂装订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3.5 插页 1 字数 40,000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

ISBN 7-5324-2875-3/I-1197(儿) 定价: 6.70 元

目 录

金斯基墓园

..... [捷克]海伦卡(1)

电话里的柔情

..... [美国]康丝坦斯·辛普森(7)

玛特廖什卡

..... [俄]伊·诺索夫(14)

西那维表姐

..... [挪威]英格伯格·斯克拉姆(21)

乔,请你飞走

..... [爱尔兰]伊尔莎·达菲(27)

哭泣游戏

..... [法国]葛拉齐娅(33)

一封信

..... [英国]冉妮·克劳德(40)

美女孩伊娃

..... [澳大利亚]裴紫安(45)

家乡的郁金香

..... [荷兰]阿莉斯·格拉夫(52)

春天的七个日子

..... [澳大利亚]阿加莎·本森(61)

在我们家里

..... [阿根廷]克劳迪娅·卡萨雷斯(68)

马德里下雨了

.....

... [西班牙]卡米洛依·希姆菲雷尔(75)

纯真岁月

..... [智利]费尔南多·萨瓦托(82)

度假前奏曲

..... [奥地利]艾格尼丝·贝海姆(90)

秘密

..... [日本]伊藤静子(97)

我不是一个天使

..... [加拿大]威尔玛·韦恩(103)

金斯基墓园

〔捷克〕海伦卡

我家附近有一座墓园，克拉拉和我经常瞒着父母到墓园里玩。尤其是一到春天，大片的金莲花开着浓密艳丽的黄色花朵，墓园里到处弥漫着一股甜甜的香味，我和克拉拉从来不曾觉得这地方如同大人们所说，是人间最悲惨的地方。

而且，我和克拉拉最初识字时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在墓碑上看到过的字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老师叫我们用“眺望”造一个句，轮到我时，我脱口便说出：“与君共把布拉格眺望。”当时老师惊讶得忘了表扬我，他看了我好久，怎么也想不通我能说出那样优美的句子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自己也吃了一惊，因为这个句子是我和克拉拉在墓园的一块

墓碑上读到的，这块墓碑是纪念一对合葬的老夫妻，他们已死了很多年，不过墓碑上的字却个个清晰如初。

这座墓园里还埋着一个名叫金斯基的女孩，她在这世界上一共只看到了十二个春天。那一次，当我和克拉拉发现墓园里又新添了一个坟墓，并且埋葬着一个比我们还要小的小姑娘时，不禁大为震动。我们在她的墓边坐了好久，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。克拉拉还问我：“海伦卡，你说真有天使和天堂吗？”

“应该有吧。不过，我爸爸不相信有天堂。我哥哥认为天使是用来安慰女孩子的。”

“我相信有，我相信天使都是女孩子变的，金斯基也许已经变成有翅膀的天使了。”

我和克拉拉后来采了很多野菊花献给寂寞的金斯基，在她的坟墓周围，都埋着一些高龄的老人，他们不会和她一起做游戏的。而自此之后，我和克拉拉便管这墓园叫“金斯基墓园”。

我和克拉拉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就在这墓园里玩，至于在我们的生活现实

中，还从来没有遭遇过生老病死的痛苦，所以，即使是一座墓园，它向我们提供的更多是游戏的场所和想象的快乐。说起来，它几乎是我和克拉拉的“私人花园”。

我们经常在这些墓碑间穿来穿去，有时候，还玩“你逃我追”的游戏。有一次在奔跑中，克拉拉还摔了一交。因为她不停地回头看我有没有追上去，所以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正在往一块墓地上献花。克拉拉和那人猛烈地撞了一下，她自己一下子摔倒在地上，那人手上的花也全都撒在了克拉拉的身上。

大家互相说了“对不起”。那个人把花捡起来重又放在墓前。克拉拉却突然叫出来：“金斯基，你……”

原来这恰好是金斯基的墓地。那个男人回过头来，也很诧异地看着克拉拉。我连忙很尴尬地向他解释了一下，因为金斯基是这座墓园里年龄最小的死者，所以我们记住了她。

“噢，是这样。不过，金斯基不能算年轻了。”

那个男人说完就不理我们了。我拉着克拉拉悄悄走开。我觉得这个男人怪怪的，金斯基才十二岁，他却说“不算年轻”。克拉拉说他怪神秘的，我们就在不远的地方紧盯着他看。

他在金斯基墓边坐了下来。

“海伦卡，你说金斯基是怎么死的呢？”克拉拉推推我，小声地问。

“生病死的吧，我想。”我看到那个男人想拿出烟来抽，又放回口袋中去了。

“我想，金斯基可能是自杀的。”克拉拉喜欢异想天开，她总觉得这墓园里的每一位死者都死于一个故事的结尾。

然而那个男人却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了，他朝我们招了招手，说：“嗨，小姑娘，能拜托你们一件事吗？”

他的声音挺好听的，带着一种令人倾慕的贵族语调。我和克拉拉身不由己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要离开捷克一段时间，也有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，这说不准。我想请求你们能常来看看金斯基，她喜欢女孩子，可以吗？”

我和克拉拉立刻答应了。不过，好奇的克拉拉又问了一句：“先生，金斯基漂亮吗？”

“当然，无比漂亮。”

我和克拉拉从他骄傲的语调里对金斯基神往不已，克拉拉又禁不住说：“不过，先生，你下次再来看金斯基，能带一张她的相片来吗？你就放在她的墓边，用一块石头压着。我们都想看看金斯基长什么样子。”

那个男人看着我们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。

“先生，你是金斯基的爸爸，对吗？”我问道。

这次，那个男人摇了摇头，但他马上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小姑娘，你们都误会了。这里埋着的金斯基是我的爱犬。”

“一只狗？”我和克拉拉一起叫了起来。

“不过，我倒是差点有个女儿。十三年前，我妻子已经给我生了个女儿，但她只活了几分钟。后来，我们就养了这只

狗，取了金斯基的名字，原来打算作为我们女儿的名字。”

金斯基的“爸爸”走了。我和克拉拉呆在它的墓边，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复杂心情所占领。那个十三年前就死去的金斯基如今在哪里呢？而埋在这里的“金斯基”能变成有翅膀的天使吗？

“海伦卡，我还是觉得这里埋着的金斯基是一个小姑娘。”过了半晌，克拉拉说。

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金斯基在我们心里，代表着一个无比美丽的捷克女孩，而且，她永远只有十二岁，永远不老。



电话里的柔情

〔美国〕康丝坦斯·辛普森

十岁那年，在圣诞节的大雪里，辛普森夫妇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父亲和继母，在我熟睡的时候做了一回圣诞老人，他们送了我一架火红色的电话机。自此，我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电话。最初的一星期，我每天晚上都要吟诵我的电话号码：6—7—9—8—6—6—6……直到“6”(six)这个数字变得像催眠曲一样朦胧而悠长。

这架火红色的电话，我亲爱的“嘟嘟”，确乎给了我另一个世界。通过它，我悄悄地约过罗泽塔、阿格尼丝还有她们的男朋友一起逃课，去看“儿童不宜”的影片。我们也偷偷地商量四月一日怎样去愚弄笨头笨脑的约翰尼，商量在父亲节、母亲节怎样给父母一个惊喜，商量如

何把爸爸的皮鞋改装成溜冰鞋，把妈妈的口红制成胭脂。而且，我第一次接受维恩的约会也是通过它，我的“嘟嘟”。

维恩是邻居伍德夫妇的小儿子，跟我在一个学校读书。但我们从来不曾打过招呼。可我知道他喜欢我，起码，他很注意我。每天下午六点左右，我总在园子里浇花。差不多时间，维恩也会出现在他家园子里。有一次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伍德太太在园子里叫：“天哪，维恩亲爱的，你没看见我刚才已经浇过花了吗？”

终于，有一天晚上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我是维恩。维恩·伍德。你的邻居。”他的声音抖动得很厉害，尽管他的语气很成人化。

“伍德先生——”我很激动，我看看镜中的自己，感到自己是美丽的。

“请叫我维恩吧。我从你的朋友爱德华那里知道了你的电话号码。我们，我们能做个朋友吗？”

“当然。但是，你知道，这么晚了，而且，我父母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辛普森小姐。可是，明天早上我能等你一起上学吗？”

那一年，我还不满十二岁，但是维恩却认定了我以后将成为伍德太太。

然后，有一个晚上，我正准备睡觉，“嘟嘟”又欢叫起来。

“康妮亲爱的……”

是我的父母。我很惊讶，他们就住在对面，大声叫一下就能听到。

“康妮，有些事，我们想，也许，也许在电话里谈更方便。”他们说得期期艾艾的，第一次那样笨拙。要知道，辛普森先生是有名的律师，辛普森太太也是不坏的记者。平时讲话是叮叮当当，清晰果敢的。

“康妮，不久，我们不久才听说你有了男朋友。你知道，我们并不想干涉你。只是你还小，有些事可能我们对你会有些帮助。”

.....

那天晚上，我接受了父母给我的性的教育。电话筒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，我

能想象，他们都说得有点大汗淋漓了。

第二天，我给他们打了电话，我对他们说了谢谢，并请求妈妈给我买一种全套化妆用品，我陈述了两个理由，首先我已经长大，需要有自己的化妆用品，况且，玛吉、海伦娜她们也都有了；再者我已经学会化妆了，不会再把自己抹得像个陪酒女郎。另外，为了表示感激，我将在星期天打扫房间，帮爸爸洗车库。

他们考虑了一下，接受了我的请求。自此以后，我们都发觉电话成了一种隐秘而愉快的枢纽，它穿越紧紧关闭的房门，让心灵变得宽敞而柔软。记得有一次，妈妈因为我上学去时忘了关花园的门而严厉地责备了我。我一时愤怒，忍不住说了：“我不是你的女儿，用不着你管。”说完，就跑上楼去了。

到晚餐的时候，我已经非常后悔了。可我又不愿当面向她道歉，我就拨了电话：“对不起，妈妈。如果我来做晚餐或者洗碗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她温柔地原谅了我。我高兴地冲下

楼去，我已经很饿了。

然而，在我十四岁那年，我的父母之间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感情危机。

那一段时间，父亲经常很晚回家，偶尔回来吃晚饭，就没完没了地谈他的律师事务所，谈着谈着就是他的秘书阿黛尔小姐如何高贵，他说阿黛尔的头发是纯正的金黄色，（妈妈的头发是栗色的）；他说阿黛尔的眼睛是碧蓝碧蓝的，（妈妈的眼睛是蓝灰色的），他说阿黛尔能唱歌剧还会熬马赛鱼汤……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爸爸开始彻夜不归，而妈妈开始喝酒，最初是葡萄酒，然后是威士忌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给她打了电话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我是康妮。”

“康妮亲爱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她的声音很干涩。从前，她的嗓音是非常动人的，据说爸爸就是被她电话里的声音打动约她见面的。

“妈妈，请你不要再喝酒了好吗？而且，你的头发也该做了。”

她在那一头轻轻地哭了起来。我第一次感到她是那样软弱而无助，需要我的保护。我很想对她说，其实，我已经和维恩一起偷偷去看过阿黛尔了。我想告诉她阿黛尔的头发虽然是金黄色的，但不如果色头发好看；阿黛尔的声音也不如她；阿黛尔穿着八寸半的高跟鞋也没有她高。阿黛尔永远只是爸爸的秘书而已。

但是第二天，妈妈还是悄悄走了。她给我留了张条——

亲爱的康妮：

早餐在桌上。

我要去芝加哥一段时间，我会给你电话。

吻你。

妈妈

我哭了起来。园子里的树叶不停地往下飘，我想着，妈妈走时，踩着一地的落叶，一定无比伤心。我给父亲的事务所